

## 密教佛典與通俗文學中的金翅鳥（五）

高振宏

### 三、通俗文學中的金翅鳥

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大量的佛典在中土翻譯，「金翅鳥」的典故也逐漸為文人所熟知，在《南齊書·列傳廿一》載云：「南郡王子夏字雲廣，世祖第二十三子也。上春秋高，子夏最幼，寵愛過諸子。初，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，搏食小龍無數，乃飛上天。永泰元年，子夏誅。年七歲。」文中提到南齊世祖蕭贍的夢兆，即是引金翅鳥喜食龍之典故，之後齊高宗蕭鸞竄位，誅殺了蕭贍之子子岳、子文、子峻、子琳、子珉、子建、子夏等，符應蕭贍的夢兆。而在六朝道教經典中也可看到與金翅鳥相關的記載，在《上清黃氣陽精三道順行經》載：

金門之內，有高鶩之樹，高四千里，……得食其實，身生金光之色。上有金翅之鳥，彼翼皆周其境；下有流火之庭，縱廣八十萬里；其中則有炎光八鍊自然玄丹。諸是上真萬

仙皆以立夏之日，悉詣火庭八鍊玄丹之中自鍊，更受津源，鮮通百神之容也。凡後學得仙莫不經洞陽之宮，受八鍊而昇天也。受鍊過便得食空青之花，金翅之鳥皆以羽衣結為飛仙之服，給於受鍊之身，以登玉京九鳳之臺也。<sup>8</sup>

從「金翅之鳥，彼翼皆周其境」可知，這裡的金翅鳥應是襲用佛教的說法，而非中國本土的祥禽。而經典認為學仙之士經過洞陽之宮的鍊度、淨化靈魂，便可昇登仙界，此時便可食用空青之花，而金翅鳥也會將羽毛結為仙衣，讓這些仙真換上新的羽衣登昇玉京山，某種程度來說，這算是「羽化登仙」——身發羽翼，飛昇天界的另一種形象化表述。所以後來南齊的嚴東在註解《度人經》「萬神朝禮，……，昇入金門」條便稱：「金門者，在太霞九宮之中。中有鶩林之樹，上有金翅之鳥、冶鍊之池。金翅鳥以毛羽結為仙衣，上登九宮也。」

「<sup>9</sup> 認為學仙之士昇天穿越金門時，必須換上金翅鳥羽毛所結成的仙衣才能登上太霞九宮。在古靈寶經《太上諸天靈寶度命妙經》也載：「（極樂國內）林有七寶喬樹，樹生赤實白環，上有鳳凰、孔雀、金翅之鳥，晝夜六時，吐其雅音，獅子白鹿，嘯歌邕邕；次有金精玉池、冶鍊之膏，飛天神人一年三下，沐浴其中。」<sup>10</sup> 而《洞玄靈寶諸天世界變化經》中也提到小劫世界中金翅鳥王宮四千。<sup>11</sup> 金翅鳥已被道教視為一種天界祥禽的代表，但或許是在宗教競爭的情境下，道教雖吸納佛教的金翅鳥之說，卻又有意區隔佛教的用法，僅將金翅鳥視為仙界祥禽，不強調其食龍、護法的特質。此外，據《舊唐書》載，隋朝末年亳州（今河北亳縣）有朱粲者，本為縣佐史，後從軍討長白山賊，卻聚眾為盜，號「可達寒賊」，自稱「迦樓羅王」，有十餘萬人，聲勢甚大。但朱粲甚為殘暴，打劫擄掠、遷徙不定，而且還會烹食婦女、小兒為食，後被斬於洛水上。因過於殘虐，百姓爭相對其屍體丟擲瓦礫，一下子就變成石堆。<sup>12</sup> 因缺少其他史料，無法了解何以朱粲自稱「迦樓羅王」，但從其行徑來看，應是取金翅鳥勇猛的特質。到了唐代，李善的《文選注》在曹植〈美女篇〉「珊瑚間木難」下云：「木難，金翅鳥沫所成，碧色珠也，大秦國珍之。」可知木難是與珊瑚齊名的碧色寶珠，李善認為它是由金

翅鳥唾沫所成，應也和金翅鳥自焚後只剩純青琉璃心的說法有關。從上述資料來看，從六朝到初唐時期，隨著佛教的傳衍，金翅鳥已逐漸為中國人士所熟知，陸續可看到相關的記載，特別是與佛教競爭的道教，逐漸成為某種文士熟悉的典故。不過，此時的金翅鳥形象比較偏向祥禽、與珍寶有關的特質，其食龍、護法或解毒的特質還未被特別強調，筆者認為其形象、寓意關鍵的轉折與敦煌變文有關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### 註釋：

8. 《上清黃氣陽精三道順行經》，收入張宇初、邵以正、張國祥編纂：《正統道藏》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一九八五），第二冊，頁四二一。
9. 嚴東、薛幽棲、李少微、成玄英註，陳景元集：《度人上品妙經四註》，《正統道藏》，第三冊，頁九十六。
10. 《太上諸天靈寶度命妙經》，《正統道藏》，第二冊，頁三八五。
11. 《洞玄靈寶諸天世界變化經》，《正統道藏》，第十冊，頁三十二。
12. （後晉）劉昫撰：《舊唐書·卷五六·列傳第六》，在歐陽修、宋祁的《新唐書》也有類似記載。